



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作品

江上烽煙

華西萊美斯卡姬著
言 鴻 譯

大星出版社

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作品

江上烽煙

華西萊芙斯卡婭著

言 鴻 譯

王 袁 校

人民出版社

RIVERS AFLAME

本書根據 WANDA WASILEWSKA 原著

B. ISAACS 英譯

原載 SOVIET LITERATURE

1952年10月號出

江 上 烽 煙

著者	者	華西萊芙斯卡	婭
譯者	者	言	鴻
校者	者	王	京
出版者	者	火	社
		上	九
		電	一
		話	號
排版者	者	廣	廠
		上	路
印刷者	者	三	廠
		上	路
裝訂者	者	浦	所
		上	路

星 延 安 東 路 七 〇 六
海 八 四 六 七 〇 六
星 海 印 七 印 刷 廠
海 星 印 浙 江 北 廠
海 星 記 裝 訂 院 路

1954年3月再版 2001-4000

〔內容簡介〕本書描述波蘭人民在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踐踏下，被反動的波蘭政府遺棄後，一些波蘭愛國人民，於蘇聯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下，在蘇聯組織了波蘭軍，他們在奧卡河上舉行了莊嚴的宣誓。蘇聯不僅以武器彈藥大力支援，而且蘇軍和波蘭人民軍并肩對德作戰，波蘭人民終於收復了西方國土，而且在奧特河河岸上插了國境的新界標。

前言

本書由蘇聯文學一九五二年十月號繙譯出來，是波蘭名女作家華西萊芙斯卡姬發表的，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的作品。

華西萊芙斯卡姬是我們很熟悉的作家，她的名著虹早已在我國風行了。

蘇聯的讀者們稱華西萊芙斯卡姬是個戰鬥的作家，因為她的全部作品，從一九三四年在波蘭刊行的第一部日子的面貌起，一直到最近發表的這篇止，都是和勞動人民為改善生活而作的鬥爭分不開的。

她的每篇作品都充滿着偉大的人道主義和對勞動人民的熱愛，她的文字是生動而有力的。

本書是她的三部曲水上之歌最後一曲的最後一篇，但是可以獨立起來的完整作品，內容描述波蘭人民在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踐踏下，被反動的波蘭政府遺棄後，一些波蘭的愛國人民，於蘇聯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下，在蘇聯組織了波蘭軍，從那

天在蘇聯的奧卡河上宣誓起，直寫到和蘇軍並肩對德作戰。蘇聯不僅以武器彈藥幫助波蘭人民抵抗德國的野蠻侵略，而且用鮮血和熱愛隨時給波蘭人民以大力的支援。波蘭人民終於從絕境中看到了祖國和自己的光明前途，於是堅強起來，昨日波蘭的流浪者，變成今日波蘭的戰士，激起了愛國熱情，完成了收復西方國土，在奧特河河岸上插上國境的新界標的偉大勝利。

這是一部充滿着偉大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品。
是值得我們重視和學習的。

譯者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

一陣和暖的風，吹動着松樹的極枝。

松樹發出低吟。它們就像那些生長在華沙附近濃密的樹林裏，或是矗立在麥沙威克沙地上的松林一樣——蒼翠，帶着濃郁的松香味。

你只要把眼睛閉上一會兒，就會想到你是在安甯、倫勃妥、密羅斯奈和美芝森的松林裏。你幾乎能聽到那從華沙開往郊外去的電車的熟識的輪轉聲。乘客們——婦女、兒童和青年人——從車子裏走出來，愉快的笑聲和歌聲在四面的樹林中發着回響。

那蒼翠的樹林充滿了松香味，暖風吹動着松針，使人聞到家鄉的氣息……

其實呢，用不着閉上你的眼睛。只要凝視着那些輕搖的蔥鬱的松林，童年的回憶就會使你對它熱愛了。樹林分開來，顯露出一片廣闊的曠地。沿着曠地的邊緣，長着高高的羽毛一般的鳳尾草。在華沙四週的森林裏，也長着那同樣秀挺的和肩一樣高的鳳尾草。這裏的雖長得很高，可是沒有高得及肩。也許是這幾年來我的肩膀

長高了，而它們並沒有比長在華沙的低矮吧？這些濃密的枝葉參差的覆盆子生長在低矮的樹上，那藍色的燈籠花到處生長着，在向我們點頭。過去一些路，有一條河流過，這條河就像維斯拉河，在夜晚低唱着；白天呢，它閃着波光，有如維司杜拉河在六月的炎陽下閃耀着那樣。

誰選擇了這裏來做我們的營地呢？這裏的一切都太像我們的家鄉了，沒有什麼東西於波蘭人是陌生的，和自己的家鄉相異的。與卡河的波瀾，就像維斯拉河的一樣，河岸上樹林發出低徊的嘯聲，也是和華沙郊外的松林一樣。敬禮你，俄羅斯的河流，你這樣像我們的維斯拉河，用波蘭的語言和我們異鄉的遊子絮語！敬禮你，俄羅斯的松林，我們波蘭的姊妹樹！

士兵馬塞爾·羅吉克挺挺地立正着站在那裏。是的，他第一天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切。就在這裏這一塊地上，他們發覺了和家鄉相像的地方。別人也個個都注意到了這一點，從最初的一刻起，甚至在他們還沒有看見營帳拱道裏的標語以前，人們的心靈就被抓住了，標語是這樣寫的：『向昨日的流浪者，今日的士兵致敬！』恰在現在，這樣的感情比以前更加強烈了。波蘭的松林在波蘭的河邊。祇要你

沿着沙徑走過這一個樹林，在那邊，在你面前昇起的，很可能不是奧卡河上的村子，而是一個波蘭的村子踳踳在樹林的邊緣。波蘭的女孩子們穿着有縐邊的襯衫和胸裙，頭上覆着美麗的頭巾，一邊走過街道，一邊歌唱着已經參軍了的情人。

這裏沒有散發着野茴香味的小徑，沒有藍色的矢車菊和紅色的罌粟花，使田野生色。這裏像一片海洋，極目所至，盡是廣闊整齊的莊田，在那片廣袤的金黃色的海裏，簡直沒有一根雜草。這裏的女孩子們穿的衣服也不同，在黃昏空氣裏盪漾着的歌聲也是異樣的。可是你很容易幻想這就是一個在樹林邊的波蘭村子。那棵完全給風吹得彎曲了的松樹——不恰就是葛洛吉克附近鄉野的那棵松樹嗎？那條在風吹得颯颯作響的密葉間閃爍着的河流——不就是維斯杜拉河的閃爍的波光嗎？

手指握緊着來福槍。不，這不是半醒的幻夢，在漫漫長夜間織成誘人的迷離恍惚之境，也不是渴念所激出來的幻想。呵，假如現在伊里亞能看到他，穿着真正的軍服，手裏握着一枝簇新的來福槍。假如老夷果能看到他呵……

這是一陣多麼舒適、多麼令人快樂的風呵！風吹過這一塊樹林間陽光普照的曠地，混和着松香和青草的溫馨氣息。

這一塊林樹間的曠地，從這頭到那頭，都站滿了長列的筆直的一排排的士兵。風震盪着禮壇上的旗子。那用金線、銀線和絲線繡的師部的旗子在飄揚，旗子上現出了深深的摺痕。

莫斯科的勞動婦女們，日日夜夜地趕製這旗子，用她們熟練的手刺繡着。她們挑選繡線，一再和樣子比配，繡成那生疏的波蘭字母：『榮譽與祖國』和那句格言『爲了我們和你們的自由』。

這些線是堅而硬的。繡出科修斯古(註)的肖像很不容易，這一師就是以科修斯古爲命名的。這一隻銀鷹也很難刺繡。每一根羽毛都在旗上繡出來，漸漸形成一隻雙寬寬的約九吋長的翅膀。在這隻鷹的上面，懸着一個桂冠。這些桂冠是爲誰繡的呢？將戴在誰的頭上呢？

莫斯科的夏夜是短的。窗子已遮上了防空的黑布。莫斯科的勞動婦女們，紅軍的妻子、母親、和姊妹們坐在黑暗的窗戶的幕後。

這是一個艱難而複雜的圖案。可是繡他們自己的旗子——在這旗子下面她們的

丈夫、兒子和兄弟們在作戰——要容易得多少呢！可是不用說，不用說了……有着很多俄國的師，成百成百的，現在已經作戰了兩年。而這個僅有的波蘭的師，還是第一次走上前線。女工們爲那些從鄰國新來的人們繡這旗子，連晚上不睡都覺得無妨。他們在回到家裏去之前，還要走過一條長長的艱難的路程。那末，讓那條路用莫斯科勞動婦女的善意鍍上金子，用友愛的微笑鍍上銀子，用她們的祝福使之成爲平順的坦途吧。

第一師的旗子在風中飄揚。這是和以前的旗子相同的，可又並不十分相同……這句傳統的格言，被波蘭的政客們棄置和遺忘了，蓋滿着年月的塵埃，現在却在那輝煌的旗子上閃爍着新的生命：『爲了我們和你們的自由。』我們先祖的旗子呵，誰將把你帶到戰場上去呢？幾千隻手舉起來了，幾千隻嘴唇緩緩地莊嚴地在重複着誓言。

『我向波蘭的土地宣誓……』親愛的土地，你聽到嗎？我在對你說這些話，我在對你跪下來，爲了你，眼淚把我的眼睛遮暗了。親愛的波蘭，你聽到嗎？我在對你發出誓言，對你呀……

『我向波蘭的人民宣誓……』你們和敵人作戰的人們聽到嗎？你們在牢獄的柵欄後面，在集中營有刺的鐵絲網後面，驕傲的不可被征服的同胞們，你們聽到嗎？『波蘭的人民……』這些言詞從沒有比現在響得更雄壯，在這裏，遠離了故鄉，在奧卡河的軍營裏，人們能夠穿上軍服爲波蘭人民服務。

『我宣誓忠於我們的盟友蘇聯。』馬塞爾向上面望着，從講壇上的人們中間找尋着蘇聯的軍事的代表們。爲蘇聯效忠……那偉大而美麗的國家，在這些悲哀和恐怖的日子裏，給了我庇護，教育我熱愛勞動，使我睜開眼睛，看到明天的遠景，她給了我武器去打擊敵人，又給了我軍服，使流浪的亡命者變成了戰士，她又賜與我爲波蘭人民服務的戰士身份，稱我爲自由的戰士……偉大的蘇聯呀！那向着西方前進的軍隊，在那輝煌的旗幟上帶來了自由……我宣誓對你永遠效忠，效忠，效忠。有一種深沉的聲音，曠地好像已在說話了，那靠近着蘇聯心臟莫斯科的奧卡河岸的土地，似乎也在發出士兵的誓言來了。

士兵諾瓦基，跟其餘的士兵們在一起，重複着這誓言。他並不想懂得那誓言的

真正意義。事實是他手裏終於已經有了一枝來福槍，他又在軍隊裏，這已證明是一個真正的軍隊了。

諾瓦基本準備着遭遇到最壞的事情的，他以為波蘭軍隊的重組會是一個騙局，以為那祇是蘇聯的部隊，波蘭人不過是被允許參加服役吧了。這有什麼關係呢！四年的漂泊生活使他夠受了……他望着那些標語、旗子和長旒，都在用波蘭的形象吸引他。祇有那隻鷹有一點兒不同。人們說這是古波蘭共和國的鷹，還是古老波蘭國徽的圖形，只是沒有了那個王冠。也許，諾瓦基覺得恰是一樣的。在這些全部波蘭文的標語裏，可能還有一點巧妙。可是他管着什麼呢！

不過，那巧妙究竟在哪裏呢？清晨和傍晚他們都唱着「宣誓」歌（註）……那是波蘭人，而不是蘇聯人唱的。那一切都是應當這樣的。可是什麼叫做「文教委員」呢？在波蘭軍隊裏，從未有過這樣的職位。呵，當然，這是布爾什維克的委員。在第一天諾瓦基就同這樣的一個委員談過話，這位長官也跟諾瓦基一樣，不是俄羅斯人，他以前是華沙的一個學生——那是不會有錯誤的。

註 波蘭的軍歌，瑪麗姬·古尼波娜嘉作詞。

的確，他們在這裏有了一些新的規條！爲了什麼呢，祇有天曉得！可是，這無論如何完全是一支波蘭的軍隊了。

主要的事情是：那是一支真正的軍隊。諾瓦基漸漸地明白，這比他一九三九年所參加過的部隊要真實得多了。

他們也已改變了那誓言。可是這也沒有什麼錯。誰能反對宣誓忠於波蘭和波蘭的人民，以及忠於同盟者呢？爲什麼不能效忠呢？除了蘇聯，你還能對誰相信和宣誓效忠呢？他記得那個在華沙的日子，爲了同盟國已對德國宣戰，那天他跟許多人一起跑到英國和法國大使館去歡呼，他也歡呼過了，忘掉了奧凱西郊外和挪威瑞典路，那裏的房子已被從空中密密地丟下的炸彈燬滅了，而並沒有盟邦來保護那絕望的華沙，雖然他們已經允許過要保護華沙的，他們從第一天起就沒有來幫助波蘭，而那時，在狂熱的示威遊行之後，簡直是三個星期之久沒有一點動靜！那些同盟者，他們怎樣對我們的忠心作了酬償呢？祇有些空言，對英勇的華沙居民只講一些貧乏的話和演講詞。他們在戰爭的第一天就答應過派飛機從西方給納粹們以打擊，可是他們只拿一些空話來代替了飛機。……

英國、法國、美國都沒有來幫波蘭做一點事情。德軍用七十個師的兵力猛攻波蘭，而他們沒有和那七十師裏的一個師，甚至一個納粹兵交戰。西線實際上並沒有德國的軍隊。希特勒已集結了他全部的力量，並把它猛投於東線。他一定已先知道，並且很確定地覺得，波蘭人除掉從西方得到些口頭的保證以外，是得不到什麼真正幫助的。

不，諾瓦基的經驗是太慘痛了，他決不能再去繼續相信西方的同盟者們，在波蘭人民受難的時候，他們却把波蘭人民出賣了。

不僅如此。現在他們算是在作戰了，可是你能說那是戰爭嗎？當德國的全部力量集中在這裏，千哩長的戰線上時，他們爲什麼不在西線出擊呢？一切都是不兌現的諾言，好像祇要用一些演講詞，稱道一下蘇聯士兵的英雄行爲，就可以把英勇的蘇聯士兵的血債償還了似的。祇是空言，空言……同盟者們呀！哪裏是他們的敖德薩，他們的塞伐斯托波爾，他們的斯大林格勒呢？他們還稱自己是同盟者！……關於非洲的那些叫囂，似乎可和這裏的情形相比似的！諾瓦基已經親眼看到德國的坦克車，漆着非洲沙漠的顏色，闖到這裏俄羅斯來了。顯然德國人在這裏比在非洲要

吃緊得多了。

隨便你把布爾什維克怎樣說，可是他們已經作戰了兩年，而現在還正在作戰着。他們也已給了波蘭人武器，而且那是多精良的武器呵！至於將來怎樣，誰去管它呢？他不是一個政治家，他是一個士兵。現在他又有了一個機會再做士兵了，並且爲此，他準備宣誓效忠於任何真正的同盟者。何況那些俄羅斯人是真正的士兵。不可否認的，每一個戰鬥的日子都證明着這一回事的。

他帶着自嘲的神色回想一個傢伙編造的荒唐故事——那個胖胖的懶漢地主叫什麼名字呢？——什麼『三夾板坦克車』和『紙上軍隊』等，多少年來，他一直相信了這一切無稽的謠言。現在俄羅斯已把他們的『三夾板坦克車』拿出來給人看過，並把他們製造紙頭軍隊的原料也拿出來看過了。儘管你恨他們或是討厭他們，可是你不能離開這個事實，不得不承認那是一支軍隊！他們在作戰，和敵人作戰，而那個敵人也就是波蘭人的敵人，並且他們正在把那敵人打得魂飛魄散。諾瓦基不要對別人而要對他們致謝，因爲他終於也得着一個機會去作戰了。他和許多別的人，一直在浪費着生命，沒有一個政府，沒有一個國家，沒有一個軍隊和一個將官去領導

他們。

除掉站在他左右的兩個人外，他不能夠看到別的同伴們的面孔。在他兩旁的：一個是雀斑險的很年輕的人，有一叢美好的頭髮，另一個是中年人，顯然是一個工人。他們的臉上都已給淚水流濕。當他們重複那誓言時，熱淚都奪眶而出了。

諾瓦基自己沒有流淚。他心裏祇覺得有一種冷靜的堅決的意志。他想起他穿了軍服以後經過的長長的歲月，以及想到他那完全沒有人知道的過去生活，像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姓名和軍階一樣。可是那不是要緊的。要緊的是：他在宣誓。他要全心全意地參加戰鬥，而那也就是他的本分。

他四遇的人都在流着淚。讓他們流淚吧。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，他有一次也會流過淚的。——那是痛苦、忿怒、絕望的眼淚。可是現在他再不流着淚了。現在他已經得到他所需要的——他是在軍隊裏，並且有着一枝來福槍在手裏了。他們已經得到允許，他們不會很久的留在訓練營裏，而要被送到前線去。那才是主要的事情呀。

他們能用什麼方法來欺騙他呢？也許關於波蘭獨立的一切談話祇是一種香餌